

首页 (/) > 文章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1) > 学术探索 (/index.php?m=home&c=List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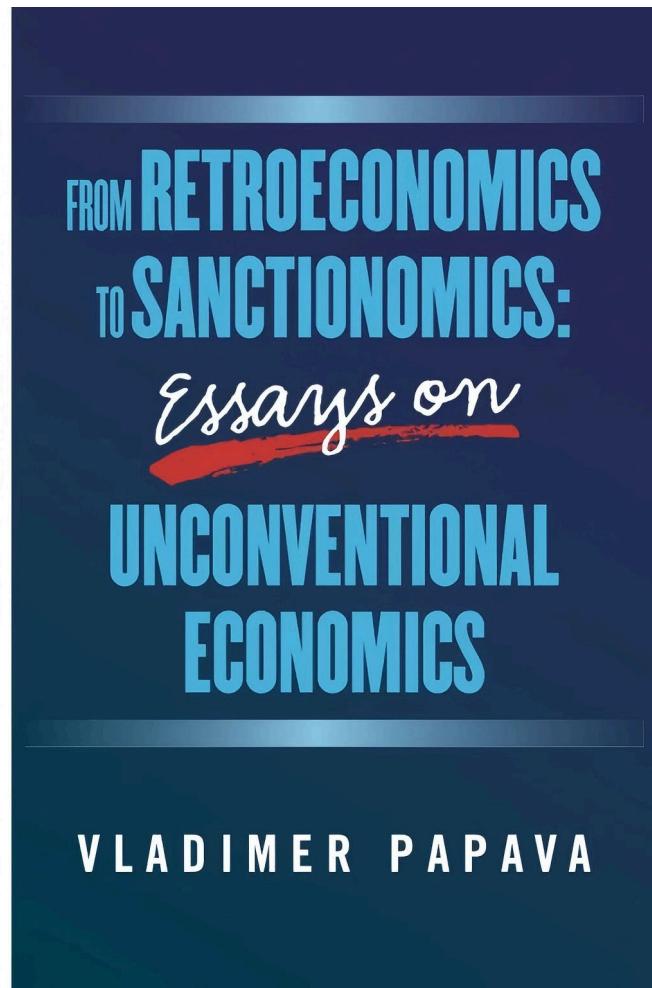
【成员作品】《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六）

2025-03-14

书籍介绍

我们很高兴代表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成员弗拉基米尔·帕帕瓦（Vladmier Papava）教授向大家翻译及分享他的最新学术著作《从复古经济学到制裁经济学：非常规经济学论文集》。

本书是一本探讨经济学前沿问题的论文集，其研究范围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框架的限制，聚焦于那些非平凡且极具争议的议题。书中不仅为当前经济学面临的危机进行了辩护，还提出了诸多克服危机的创新性建议。



- 第一部分：导论文章：非常规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20&idx=2&sn=a321928eb5e7e156083e8d54700a1124&scene=21#wechat_redirect)
- 第二部分：ESSAY 1 论经济学危机及克服危机的一些方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47&idx=2&sn=8e426e71e7a5ea3d636f274c303afb5e&scene=21#wechat_redirect)
- 第三部分：ESSAY 2 论生产要素理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192&idx=2&sn=9e651074d2f969f7aafb79dd5e7173a9&scene=21#wechat_redirect)
- 第四部分：ESSAY 3 论市场平等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283&idx=1&sn=3112e42901d962b1b950aff19052a2d7&scene=21#wechat_redirect)
- 第五部分：ESSAY 4 论死亡经济学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343&idx=2&sn=485b33d75dfc66572acbc348740ab0b9&scene=21#wechat_redirect)



ESSAY 5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r the Mixing of Necroeconomics and Zombie-Nomics*

5.1 Introduction

More than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Naturally, this has resulted in the accumulation of a rather rich experience overall and that which allows us to make some generalizations. It may be asserted that market economies, as su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Socialist bloc with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over and the individual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having passed through this perio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¹

Some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have been so successful in their movement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EU membership (Papava 2006), while others—in fact, all post-Soviet cou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Baltic countries—became “prisoners” of *postcommunist capitalism* (Kennedy, Egen 2007; Papava 2005). It is a very special phenomenon and is included in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forms of capitalism (e.g., Coates 2000; Crouch, Streeck, eds. 1997; Gwynne et al. 2003; Hall, Soskice 2001; Hudson 2022; Walter, Howie 2011).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distinguish the various economic

* Essay 5 is based on Papava (2009a, 2009b, 2009c, 2009d, 2010a, 2010b, 2010d).

ESSAY 5**论全球金融危机，或“死亡经济学”与“僵尸经济学”的融合****5.1 导言**

自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自然，这期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概括性的总结。可以说，几乎所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尽管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常成功，甚至加入了欧盟（Papava 2006），而另一些国家——事实上，除了波罗的海国家之外的所有后苏联国家——则成为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囚徒”（Kennedy, Egen 2007; Papava 2005）。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并且被纳入了广泛的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研究中（例如，Coates 2000; Crouch, Streeck, eds. 1997; Gwynne et al. 2003; Hall, Soskice 2001; Hudson 2022; Walter, Howie 2011）。

本文的目的是区分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基础，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探讨这种社会类型的关键经济问题。

5.2 僵尸经济：金融危机的遗产

如前所述，死亡经济是命令经济的遗产（见第4篇）。现在让我们分析金融危机的遗产（Papava 2009d, 2010a, 2010b, 2010c）。

我们已经指出，死亡公司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但问题是，这种问题是否仅限于这些转型国家，还是这些类型的企业也存在于发达和/或发展中的经济体中。

国际经验表明，死亡企业确实存在，并且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也能“成功”运作，日本是最明显的例子（Hoshi 2006; Nakamura 2023）。这些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企业，尽管“死亡”却仍在继续运营，通常被称为“僵尸企业”。

持续贷款制度是这些僵尸企业维持生存的关键来源（Caballero et al. 2008; Smith 2003），这些贷款由所谓的“僵尸银行”提供，它们向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特别是这些贷款的利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Hoshi, Kashyap 2004; Smith 2003）。显然，这些不合理的贷款只会导致这些银行直接和不可避免的损失（Ahearne, Shinada 2005, 368）。

那么，僵尸企业是如何维持的呢？人们可能会问，僵尸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又是如何生存的？通常，这些银行得到政府的支持（Kane 2000b, 301），政府为它们提供各种担保并确保其存款，最终意味着僵尸银行的存在是以纳税人为代价的（Kane 2000a, 164）。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金融体系甚至鼓励“健康”企业转变为僵尸企业（Hoshi 2006, 40）。

由于僵尸企业、僵尸银行和政府之间的上述关系，形成了“僵尸经济”，这成为经济中“健康”部分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僵尸企业通过其存在——并且享受僵尸银行提供的优惠贷款——阻碍了市场中新的“健康”企业的出现（Hoshi 2006, 33），因为这些新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借款（Caballero, Kashyap 2002）。此外，由于僵尸企业能够获得优惠贷款，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时可以随意降低价格（Smith 2003, 288）并提高员工工资（Guo et al. 2022; Hoshi 2006, 33）。结果，僵尸贷款损害了企业创新（Schmidt et al. 2023）。“健康”企业，尤其是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进入市场的机会长有限，最终导致整个经济生产力的下降（Ahearne, Shinada 2005, 364）。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出现（Guo et al. 2022）。

僵尸经济在金融危机时期扎根（Ahearne, Shinada 2005; Hoshi, Kashyap 2004）。在停滞的条件下，经济长期停止生产和贸易，导致失业、工资下降和生活水平整体下降。在此期间，政府通常被要求通过提供救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经济渡过难关，以避免银行危机并保持整个经济的运转。

金融危机过后，经济会继承一部分“无生命”的遗产，并继续试图保留政府在危机期间提供的财政援助体系。因此，僵尸经济可以被视为金融危机的遗产。

必须强调的是，僵尸经济是日本和其他发达市场经济体中的现象（例如，Holle 2005），国际经验也表明，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发展中经济体中（例如，Kane 2000a; Papava 2009b; Upadhyay, Baag 2023）。

5.3 死亡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异同

人们可能会认为，“死亡经济”（见第4篇）和“僵尸经济”这两个术语指的是同一种现象，即一种尽管已经死亡却仍在继续存在的经济。事实上，这种印象是肤浅且误导的，因为虽然这两种“经济”确实有一个共同点——毫无疑问，它们都已经死亡——但它们之间存在许多显著差异（Papava 2010b, 2010d）。

首先，这两种经济是在本质上不同的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死亡经济源于命令经济，而僵尸经济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此外，死亡经济实际上与金融危机无关，而僵尸经济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僵尸企业的存在依赖于僵尸银行，而死亡经济的主体则通过国家预算的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来维持生存。此外，死亡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差异还体现在它们主要影响的部门上。

死亡经济通常扩展到大型和中型制造业，而僵尸企业在这些部门中几乎没有存在的痕迹，日本经济的情况就是明证（Hoshi 2006）。此外，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制造企业更有可能成为死亡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如日本的经验所示，大多数大型企业由于其强大的财务能力，并不是僵尸企业，但僵尸企业通常出现在那些相对“较大”的小型企业中（Hoshi 200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坚持要求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政府取消所有形式的预算补贴和税收减免，但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有游说努力都集中在推动救助计划，为各国政府提供广泛的财政支持，以建立有利的贷款体系（Kane 2000a, 163; 2000b, 288）。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死亡经济和僵尸经济虽然相关，但作为独立的经济现象，它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差异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研究中，死亡经济的特点被忽视，结果导致后共产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中死亡企业的问题被置于僵尸经济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而不是死亡经济（例如，Kane 2000b, 300–301; Lindsey 2002, 126, 153; Shleifer and Treisman 2000, 106–107）。

5.4 死亡经济与僵尸经济的再生产机制

关于死亡经济和僵尸经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是什么确保了它们的稳定存在（另见第4篇，4.4）。

答案可以在经济变化的进化理论中找到（Nelson, Winter 1982），其中的关键工具是“惯例”概念，即企业行为的一套规则和方式，这些规则和方式规范了这种行为的再生产（Murrell 1992a, 1992b）。

正是这种在命令经济基础上发展了几十年的惯例，推动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死亡企业在不再存在的命令经济模式下运作。因此，在没有政府特别支持的情况下，这些公司的仓库里堆满了没有竞争力的商品，这些商品既没有需求也没有市场。由于这些商品原则上无法出售，这些公司进一步拖欠工资、债务和国家预算、社会基金、能源行业及其他企业的债务，最终形成了一个相互负债的企业网络（例如，Åslund 1995, ch. 6, 2002, 244–248, 328–330, 333–334, 2007, 132–133）。

在命令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传统，即当一家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通常是故意的），其负责人会向国家的上级政府机构（如共产党领导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等）提出免除债务的请求，通常情况下，这些请求会被批准。因此，由于几乎无限（或更确切地说，有保障）的机会免除债务，企业管理者并不认为债务积累对其生存构成任何威胁。这种债务免除机制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惯例，尽管不幸的是，这种惯例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复出现，并以各种形式存在，如“税收赦免”（例如，Nikolaev 2002; Shul'ga 2002）。

僵尸经济的惯例是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政府与银行合作，共同制定和实施救助计划，以帮助破产企业，避免经济进一步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在相对长期的停滞条件下，这种合作逐渐成为一种既定秩序，确立了企业行为的规则，并确保这种行为的再生产。换句话说，这些活动形成了一种惯例。在此，必须强调停滞的持续性，这是惯例形成的前提条件；即，它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

当金融危机结束时，这种惯例承担起维持僵尸经济生存的任务。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发生危机，任何政府都不会容忍失业率的上升，而失业率是关闭僵尸企业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健康”企业无法立即对僵尸企业的消失做出反应，并迅速解决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问题（例如，Caballero, Kashyap 2002; Lindsey 2002, 235）。

破产法应该是打击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的有效工具。然而，明显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是，许多企业的合法破产并未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得到记录（例如，Claessens et al. eds. 2001）。

5.5 僵尸经济人：僵尸经济惯例的载体

如4.4所述，转型人是死亡经济惯例的载体。

理解僵尸经济惯例的关键可以在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找到，该理论将政治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市场（Buchanan 1997），以及“动物精神”理论（Akerlof, Shiller 2009）。在金融危机期间，一种经济政策发展起来，该政策一方面提出政府干预经济，以将其从危机状态中拯救出来，另一方面鼓励那些因危机而濒临破产的经济主体的私人利益得到满足。

如前所述，僵尸经济的惯例是市场经济在危机状态下的产物。因此，这种惯例的载体不是简单的经济人，而是在适应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经济畸形条件过程中形成的突变体。传统上，这种突变体可以被称为“僵尸经济人”（Papava 2009a, 2009c），因为他是僵尸经济惯例的载体。

与僵尸经济人相比，转型人仍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尚未成为一种定型的人类类型。由于转型人仍在发展，人们可能会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转型人是否有可能成长为僵尸经济人，而不是经济人。

5.6 转型人转变为僵尸经济人的危险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例如，Krugman 2008）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复杂的问题，包括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场危机的背景下，僵尸企业对全球经济的攻击变得如此热门（Stepek 2008; Willie 2008），这导致了所谓的“僵尸经济学”这一新经济领域的多项研究工作的出现（LeLaulu 2009）。

一个既定的事实是，许多发达国家采取了某些特殊的政府救助计划，以支持其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业务（Mau 2009, 22-23），这为新的僵尸经济惯例的发展带来了威胁。如果金融危机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僵尸经济惯例得以扎根，这种威胁可能会变得非常现实。

几年前，美国僵尸经济的存在被断然否定（Bonner, Wiggin 2003, 120）。然而，后来许多人开始谈论僵尸企业出现的威胁，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Coy 2009; Krugman 2009b, Rajiva 2009; Wong 2008）。

然而，必须公正地指出，美国银行业僵尸化的第一个症状早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已经显现，当时美国政府向美国银行提供补贴，以刺激其抵押贷款保险计划，惠及那些不符合一般银行标准的低收入人群（Holmes 1999）。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指出，日本和美国僵尸企业出现的机制之间存在一个有趣的差异。例如，在日本，政府通过僵尸银行支持僵尸企业。而在美国，救助计划旨在在没有银行中介的情况下实施，尽管两国的预期结果是相同的（Hoshi, Kashyap 2008）。显然，这种方法与美国政府国内僵尸银行救助计划的现实不符（Willie 2008）。

此外，一些欧盟国家发展僵尸经济的危险也变得现实（Kelly 2008, Schnittger 2009）。

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也促使政府制定了旨在为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提供财政支持的计划（例如，Illarionov 2008c）。各种提议被提出，以建立一些特殊的政府机构（银行）并实施长期优惠贷款和投资。

尽管经济理论早已证明，全球经验也表明，政府在引入优惠贷款计划时对经济的干预是多么有害，但发达经济体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期间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这种补救措施（Woods 2009）。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僵尸经济惯例的出现。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利润私有化和损失国有化”的原则再次成为焦点（Mau 2009, 10）。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条件下面临的经济僵尸化威胁更大，因为它们还受到死亡经济的影响。例如，毫无疑问，许多俄罗斯公司以及其他经济体中的公司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能够在金融危机中摆脱债务（Mau 2009, 5）。

死亡经济主要存在于工业部门，因此，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工业产出的急剧萎缩正是死亡经济存在的表现（Illarionov 2008a, 2008b）。

在没有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大规模市场中感受到的死亡经济的痛苦要小于那些市场相对较小的国家，因为在大市场中，企业有机会相互竞争并获得政府支持（例如，Schaffer, Kuznetsov 2008），这造成了死亡经济不存在的假象。然而，在较小的国家中，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因为许多企业可能根本没有国内竞争对手（Papava, Tokmazishvili 2007）。

这种大市场和小市场之间的差异影响了支持死亡经济的政府政策。特别是，由于国内竞争造成的死亡经济不存在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府摆脱死亡经济的意愿。然而，在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中，由于缺乏类似企业，国内竞争的条件被消除，这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保留了更大的动力来对抗死亡经济，尽管这种动力并不总是以适当的方式被利用 (Papava, Tokmazishvili 2007)。

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能会更少地认为死亡经济不存在。因此，当它们目睹工业产出的灾难性下降时，并不令人惊讶。

金融危机为僵尸经济惯例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即经济的僵尸化——而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死亡经济的僵尸化则更为严重，这比发达经济体中的简单经济僵尸化更为糟糕。因此，死亡经济的僵尸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已经死亡的部门的进一步僵尸化。

值得注意的是，例如在俄罗斯，死亡经济僵尸化的第一个症状出现在1998年8月危机之后 (Lindsey 2002, 210)，这导致了后共产主义僵尸经济的出现 (Lindsey 2002, 211)。

2008-2009年在俄罗斯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的金融危机可能会持续存在。因此，它可能对俄罗斯产生比其前任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转型人最终成长为僵尸经济人而不是经济人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意味着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未来可能比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更加不确定。

5.7 结论

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从命令经济中继承的死亡企业已经证明其“生命力”相当顽强。

死亡经济现象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也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促使了一种惯例的出现，这种惯例通过银行部门实施的政府救助计划来维持事实上的破产企业的稳定。结果，形成了一个僵尸银行和僵尸企业的网络，整个僵尸经济体系就建立在这个网络之上。

与死亡经济不同，死亡经济的惯例由一个“尚未形成”的人承载，而僵尸经济的惯例则由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承载，即所谓的“僵尸经济人”。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僵尸经济的威胁也在猛烈敲击那些直到最近似乎还逃脱了经济僵尸化的发达经济体的大门。

这种经济僵尸化的威胁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更大，因为这种僵尸化还与死亡经济密切相关，这将使金融危机后经济的恢复变得更加困难。

摆脱死亡经济和僵尸经济的唯一有效机制是采用健全的破产法，这需要统治精英的强烈政治意愿。

注释

1. 白俄罗斯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Antachak et al. eds. 2001)。
2. 尽管中国由共产党统治，但其市场改革使其更接近于后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体，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后共产主义实体。
3. 高级官员忽视了美国金融体系中僵尸机构存在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典型的 (Krugman 2009a)。

关于作者

弗拉基米尔·帕帕瓦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实践经历。他是Core Academy-国际科学与人文学院Fellow（社会科学部）与科睿研究院学术委员，同时也是第比利斯国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帕帕瓦教授还担任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院士兼总秘书长。

帕帕瓦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应用经济学、后共产主义经济体、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以及地理经济学。他创立了“死亡经济学”的概念，作为后共产主义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了“逆经济学”理论，用以解释技术落后的经济现象。此外，他还建立了拉弗-凯恩斯综合模型，并制定了消除经济增长指标中的追赶效应的方法。



Vladimer Papava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st

vladimer.papava@tsu.ge

FCAcad; Academician-Secretary, Georgi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Full Professor of Economics, Ivane Javakhishvili Tbilisi State University; Principal Research Fellow, Paata Gugushvi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enior Fellow, Rondeli Foundation

在政治生涯方面，帕帕瓦教授曾担任格鲁吉亚经济部长，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制定与实施经验。他还曾担任第比利斯国立大学校长，推动了学术研究和教育改革。他的研究不仅关注理论创新，还致力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如全球化转型、大规模经济制裁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中高加索-亚洲地缘经济问题。

Reference List

- Ahearn, A. G., Shinada, N. (2005). "Zombie Firms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2(4): 363–381.
- Akerlof, G. A., Shiller, R. J.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ntachak, R., Guzhinski, M., Kozarzhevski, P., eds. (2001). *Belorusskaya ekonomika: ot rynka*

往期推荐

国际经济学家、原格鲁吉亚经济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帕瓦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88775&idx=2&sn=e1a79ba773bbe3a615404ce68c984796&scene=21#wechat_redirect)

杰出的纳米材料学家：乔纳森·科尔曼教授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380&idx=2&sn=49e6a69995ed0bbf3a36b1c5bb75cd7a&scene=21#wechat_redirect)

川大自然指数超过斯坦福，Nature Index还靠得住吗？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399&idx=1&sn=31d3cebf6063a0c9d09cac03d06fbff6&scene=21#wechat_redirect)

永恒的星光：国际妇女节的百年征程 (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kxMzUxNDY2MQ==&mid=2247490366&idx=1&sn=3bf1e6afecf77ac0f89aea7536e3ad12&scene=21#wechat_redirect)



科学引领 睿智探索

求是客观 经世致用

Ke Rui Academy

关于我们

- > 科睿介绍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89) > 新闻动态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69)
- > 文章投稿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1) > 成员申请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0)
- > 交流合作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2) > 工作机会 (/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70)

联系电话 0755-86965936

联系邮箱 academy@kerui.org

